

明 清 稀 见 小 说 坊

野叟曝言

下

夏敬渠 撰 黄 克 校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一百三回

两日毁十门龙燔于峒 一夜破两城浚泣于涂

素臣飞步入去，见玉儿仰卧在床，两眼上插，人中吊起，干珠放声大哭，素臣止住，按其口鼻无气出入，诊其两手亦无脉息，只得解开胸前衣服去摸心口，尚是温暖，因讨香炉在身边，取出水安息来，一面焚烧，一面吩咐煎三钱炒黑荆芥穗，俟煎好用童便一杯冲服。须臾，心口响动，响至喉间，咽的一声，呕出一块顽痰，哭醒转来，再诊其脉，大喜道：“脉气无碍，只须服药去秽，路一通立可愈矣。”神猿道：“小媳情重之人，感念相公三年如一日，昨日得见，因礼法所拘，不得抱头握手，一诉离情，寸心如结，恶路不得通行，故致此病。若非神香解郁，岂得回生？老婢昨掐数，应先见大喜，后见大惊，故屈留相公于此。”素臣道：“我见他昨日那种悲泣，便也愁他致病，再适遇分娩之时，心结气塞，血路不通，遂至于此。但你之应先与我同床，后与珠儿作配，乃定之于天，非人力所能为。既配珠儿，即不可复恋前情，不特无益且非礼也。蚕化为蛾，岂能复居茧中？雀化为蛤，岂能复栖林内？君子思，不出其位。尽孝于姑，尽敬于夫，尽慈于子，是你位内之事，日夜思之不出于此，岂可复念我前情，为出位之思？思一出位，虽正思即是邪思，况无裨于我，徒害于你；你若受害，愈伤我心，反非爱我之意也。”神猿道：“文相公所言，字字金玉，媳妇当切切记之。”玉儿含泪应诺，服药后，果然宿血尽下，霍然而愈。三朝设席款待，素臣抱出心尾两孙看时，真是伯偕、仲偕，无从分别。

十五日一早，素臣马快先行，上午已至赤身峒，奚奇等参见

过，说道：“大鹏、孔雀不出文爷所料，大兵一到即便迎降。到了此峒，依着号令，连胜贼兵，得破外峒，毒龙退入内峒，闭门不出，尽力攻打，破了一重石门，便是一重铁门，再攻不破。问起峒民，说有五重石门，五重铁门，一重坚是一重，内六重门前俱有机弩，触之即死。四面探看，无路可入，专候文爷到来。”素臣到铁门边看了一遍，问天阙山的醋炭柴薪可曾运到，奚奇道：“已运到几十车柴炭，几十桶酃醋，说是还没运十分之一，辟邪峒亦运这几十车在此。”素臣令随军铁匠，就门内支起炉灶、风车，生起炭火，扯拽起来，须臾石门之内铁门之外一片通红。峒外重重叠叠布满挤筒、竹签、竹弩、蛮锤、巨斧，以防贼人冲出。打起长叉，以便叉柴木；制起毡衣、毡帽，用水浸透，操就火军。夜分，已报铁门烧破，即令火军更替入峒泼水、浇醋，将长叉叉入薪木，不住烧煨，那石门及四面石槽被火烧红，被醋浇泼，渐渐由酥而散，烧到次日天明，已烧破两铁、两石。干珠领来十个童子、十个童女，素臣问有何本事，干珠道：“此家母三年内练成，能上下绝壁、跳跃击刺，送与恩父使令。”素臣略试其伎，果如干珠之言，大喜收谢，号为飞卒。干珠问道：“恩父即烧开十门，彼在门口守住，亦不敢轻入，奈何？”素臣道：“我在内峒过来，知其不甚宽大，故用此法。内门虽有机弩，被火烧毁，亦无所用。门一烧通，只须用薪木浇灌桐油，长叉推入，塞满宫殿之前，然后射入火箭，发入火器，一时俱着，彼欲救不及，欲出无路，我只顾添入薪木，便生生炙死这孽龙也。”干珠方才叹服。

二人正在密语，探马报：有田州苗兵来救，离峒三二十里。素臣大喜道：“广西积孽，惟大藤峡侯大狗、田州岑浚为害甚大。岑浚匿黄骥、韦祖铤，筑石城于丹良，截江掠虏太守正妻，劫府县诸印，罪大恶极。靳监贪其重赂，曲为开脱。我久欲剿除，因其

现受朝职，师出无名，今乃公然党恶来救毒龙，便可乘势歼之，为国家除一隐忧矣。”因留奚、叶二人部领诸将，依计烧泼；吩咐候云北父子到来可着他赴行营听令，自带干珠、碧莲、锦囊、天丝，领五百上林兵、五百山东兵前去迎敌。

兵出西峒十馀里外，已望见岑兵，素臣道：“此贼远来疲乏，当乘其未及成列，先挫其锋。”因令干珠领三百名兵居中，碧莲领三百名兵居左，翠莲领三百名兵居右，吩咐如此如此；锦囊、天丝领馀兵在后擂鼓摇旗，呐喊助势；二十个飞卒，专扎草人，自己骑着黄马，从乱山堆里绕出贼人背后。三人依令，各领精兵，头尾相连，如三条长蛇，分路守等。岑兵见有兵来，正待列阵，干珠舞起双刀奋勇杀入。馀兵擂鼓摇旗，喊杀连天，碧莲自左至右、翠莲自右至左横截，岑兵分作三段。岑兵喘息未定，忽被冲截，措手不及，加以干珠神勇，刀法传自神猿，如两条电光起落飞舞，翠莲、碧莲四把宝剑俱如惊鸿游龙，夭矫不测，迎着的溅出红血，如雨点一般落。九百精兵各仗主将威力，就如九百只猛虎跳跃搏噬，搅得岑兵雪乱。碧莲复自右至左、翠莲复自左至右交花穿插，干珠冲出阵后复自阵后抄杀转来，刀剑飕飕，尘沙滚滚，馀兵合力同声擂鼓呐喊，更不知有许多兵马在前截杀。支持不定，发喊奔逃。干珠等招呼馀兵一并向前追袭，岑兵拚命逃走，直接着后队兵将，魂魄方得上身。后队见前队大败，已是胆寒，忙把强弓硬弩尽数施放，射住官军阵脚。心神未定，忽然阵后发喊，素臣两把宝刀从肩背后直削而出，各各回身迎敌，见止一人一骑，好生羞愤，大喊一声，蜂拥而来。那知人是天神，马是龙马，挡着的头俱落地，带着的血总飞空，由着素臣在内冲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干珠等见阵中嚷乱，知是素臣在内，把草人身上承受的许多箭弩拔将下来一齐施放，六把刀剑、九百精兵，奋勇冲杀，纷纷北

散。素臣从内杀将出来，领着干珠、碧莲、翠莲复杀入去，鼓声震地，箭如飞蝗。黄马杀得高兴，直撵将去，撞着便倒，咬着便伤，拉拉杂杂的在人身上头上乱蹠乱踏。岑兵魂飞魄散，屁出尿标，齐掣转身，抛戈弃甲，忘命而逃。直跑至数十里外，追兵已远，检点兵卒，止存三分之一，存扎不住，连夜收兵，直退入田州去了。

素臣唤过苗丁百名，投与密计，连夜趲行。次日平明，大军齐发，直至田州，离城五里扎营。草就檄文，历数岑浚之罪，令献出黄骢、韦祖铤，及思恩、向武、龙州各印信，并所掠故太守赵源妻岑氏，自缚请降，方可免死。岑浚大怒，将檄文扯得粉碎，即刻领兵出城，欺素臣兵少，直压素臣之营，扎下阵门。唤败将责问：“文白兵不满千，怎尔等便至大败？”败将俱禀：“文白兵将虽少，却猛如虎豹，疾如鹰隼，文白与一员小将更如六神夜叉，勇不可当，兼多诡计。主公只宜坚守，不可轻敌。”岑浚喝道：“休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待本府擒了文白再治尔等之罪！”因自出阵前，看素臣兵势。只见营门大开，一将高坐饮酒，一将执壶旁立，两个美妇人筵前舞剑，几十个男孩女孩踢球、跳索、撺抢竿，诸般顽耍，喧笑之声闹做一片。岑浚愈怒，便欲挥兵掩杀。黄骢谏道：“此必有计。”岑浚定睛细看，见那两妇剑法出没入神，孩子跳跃矫捷如飞，暗暗吃惊道：“怪是毒龙大王都被他害，随营妇女孩童尚然如此，他的本领可知。”命韦祖铤出马，见一头阵，看是如何。

祖铤得令，手绰大刀，正待出马，探子飞报：西平关已破。岑浚大惊道：“果中这厮奸计了！”因分兵一半，令黄骢攻打敌营，自同韦祖铤领兵一半退入城中，去复西平。黄骢领兵鼓噪而出，直逼营前，营门大开，更无一人出战，仍然饮酒，环侍者仍然耍笑。黄骢心疑，不敢杀入，高声索战。就这一声索战，旁立之将，将手中之壶掷出，向黄骢面门劈正打来。急用手中铁鞭格去，酒壶落

地，放出信炮，火药冲起，营里营外炮声四起，险些把黄骢须眉及坐马鬃鬣烧尽，人马俱惊，辟易数十步。梆子一响，营兵齐出如飞蝗，一员小将、两个美妇、六把刀剑，如急风骤雨直杀将来。岑兵因前兵败归，西平现破，个个胆寒，再被信炮一惊，刀剑伏兵四起，箭弩势如风雨，那里还敢恋战？便都勒马逃跑。官兵奋勇追杀，自相践踏，到得吊桥，人多桥窄，被官兵强弓硬弩、长枪大戟逼落水中，死者不计其数。黄骢逃得入城，拽起吊桥，闭门死守。岑浚赶至西城，见城下止有员将领着十数名兵扬威耀武，愤怒道：“西平关有百兵把守，怎被这几个人就攻破了？”因令韦祖铤领五员骁将、三百名兵开城接战，必要杀尽敌兵，不许脱逃一个，自己在城上擂鼓督战。祖铤飞马出城，与那将交手，只一合，被那将一刀连肩削去半截。五员骁将将三百名兵齐上，那将两把双刀纵横跳跃，如砍瓜切菜一般。岑兵因土主怒发，亲自擂鼓，不敢逃避，拼命死斗，当不得那将人如飞虎，马似神龙，刀削肉飞，弩穿喉洞，霎时尸骸狼籍，五员骁将、三百名兵更不曾留得一个，也并不用那十名兵丁助阵。岑浚吓得溲溺直淋，方知败将之言不谬，急急添兵出城，镖枪、药箭、擂木、炮石纷纷打放，才把这十一个打退。

退后，急唤黄骢同议道：“本府用兵二十余年，从未见此等神将。祖铤大刀，本府尝以比关公，一合即为所杀，更有何将可与交手？请问作何计较，足以御之？”黄骢道：“小的在东门，被一少年男将、两个舞剑妇人，如三只猛虎，势不可当，遂至败阵。不料西城之将勇更如此，如何抵敌？惟有坚壁死守而已。向来府城与丹良庄互相援救，为犄角之势，如今是断断不可，当各自为守，不相救援，方不中他诡计。丹良石城，系主公亲筑，坚固无比，濠更深广，兵精粮足，与府城一般，只要一心坚守，凭他激诱讹言，俱不为所动，方足御之。”岑浚道：“参谋所言极是，但毒龙大王如

此凶猛，亲军如此精练，尚守不住，柳庆等城、虢弥各峒我们怎能坚守？”黄骥道：“柳庆、虢弥各城峒俱由内变，府城丹良皆主公累世土民，断无异言。只要用心防守，彼岂能飞入我城？又岂能久驻兵于坚城之下乎？只须守至旬月，彼必受岳武穆之诛。昔人云：未有小人谗于内而大将立功于外者，正今日之谓也。”岑浚方始转忧为喜，因密谕丹良，一面专备城守。

到月上时，门军来禀：城外官兵拔营尽去，一个俱无。岑浚道：“此必文白诡计，将兵移藏山谷中，诱我出兵掩袭，或守城懈惰，好乘机取事。”因传令各城军士分外用心防守，不许出城窥探。”黄骥道：“文白此计不成，明日必更有别计，总付之不见不闻，一意坚守，则彼之伎俩穷矣。”岑浚抚掌称善，守至三更，忽报东城火起，岑浚拨人一面去救火，一面搜拿奸细。城守顷刻又报西城火起，岑浚道：“须参谋亲自一行，如此高城贼人岂能飞入？此必战败时混入一二奸细，欲乘乱斩关，放入敌兵。救火事小，守城事大，不可为所惑也。”黄骥忙领一枝兵往西门搜查镇压。只见南城又报火起，不一刻鼓楼焰腾腾烧将起来，岑浚方才着慌，急领亲兵出府。探马飞报：北门打开，兵马已杀入城。须臾，喊杀之声渐渐至近，火中见一将当先，正是西城下杀死韦祖铤之将，吓得心胆俱裂，急抄小路便奔西城。黄骥迎住，合兵一处，开城而逃。背后追兵乱箭射来，喊杀之声惊天动地。岑浚等忘命逃脱，回望城中一片通红，大家痛哭，黄骥道：“不是哭的事，敌人矫捷异常，必来追袭，并攻丹良，若不速往，更无存身之处。”岑浚收泪，急奔丹良。

跑到天明，只见丹良城内民兵纷纷逃来，岑浚大惊问故，知道丹良城也是内应于半夜放火开门，被官兵袭破，都想逃到田州府城内来。岑浚大哭道：“数十年基业，一夜俱尽，前无去路，后

有强敌，吾命休矣。”拔出佩刀欲自刎，黄骧忙阻住道：“昔汉高帝屡败而志不隳，终能灭项兴刘，主公岂可以一败之故遽寻短见？今东西两路皆有敌兵，不若望南而行，连夜投奔大藤峡去，再图后举。”岑浚道：“我与大狗雄长粤西二十馀年，今穷败而投，必为所辱，到那时悔之晚矣。”黄骧道：“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昔刘玄德不尝降曹操、投袁绍、依刘表耶？免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大狗必不相辱也。”岑浚依言，收拾败军并丹良民兵情愿随行者共有五七百人，齐向南行。

走不几里，一枝兵马拦住去路，一员女将止有十五六岁年纪，拍马舞刀直杀上来。亲军欺他年幼，齐出捉拿，被那女将军挥动双刀，杀得四分五落。岑浚、黄骧都是惊弓之鸟，兼防后有追兵，不敢恋战，挥兵齐上，夺路而走，女将不舍，招兵追赶。岑兵急急奔逃，至一山下，鼓声忽震，山坳内一队兵冲杀出来，岑浚大惊道：“不料此处更有伏兵，吾命休矣！”黄骧道：“前面人马不是官军模样，我们且大胆上前问个明白。”把马一夹，上前去问，对面一员少年将士直冲过来道：“待我去捉了那丫头，再合你讲。”拍马捻枪，直奔那女将去了。岑浚等惊魂略定，勒马山坡，看那两人厮杀。两将直斗到七八十合不分胜负，岑浚等暗暗喝采，这男将喝道：“我与你今日须见个高下，两家军士不许施放暗箭，合你比试十八般军器，你输了便降，我收你做妻子，我输了便降你做丈夫。”那女将劈面一刀喝道：“休得放屁！你输了便斫驴头；要我输，除非日从夜出，水向西流！”这男将大怒，兜心一枪直刺，那女将闪过，讨取长枪急架相还，斗至数十回合，另换器械。真是棋逢敌手，比至诸般军器，不见一些高下。这男将性发道：“你敢与我赌射吗？我给你先射三箭，如射不中，也给我射三箭，赖的不算好汉。”那女将道：“我的箭是发无不中，中无不死的，如

何得回射我？还是我先给你射，省得枉做怨鬼。”这男将道：“好大话！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快快射来，便多射几箭不妨，只不许赖。”那女将冷笑一声，便取弓扣箭，用力拽满，向心窝射来，被这男将弓弦打落；飏的一箭又至面门，这男将把头一别，那枝箭从耳根边擦将过去；那女将马刚跑转，暗暗扣箭，扭回身躯猛的一箭，射到喉咙，这男将把头一低，刚刚咬住箭镞，两边军士齐声喝采。这男将抖擞精神，觑定女将面门，一箭射去，那女将伏在雕鞍让了过去；抬起头来，不防后箭已到，便仰在马背，用手绰住。两马跑开，这男将把马勒住，候那女将跑回，觑定心窝猛力一箭，那女将越显本事，使个镗里藏身，掙将起来，恰好张开一张樱桃之口，露几个白玉之牙，刚把箭筈中间轻轻咬住，两边军士及岑浚的败兵都一齐喝采。那男将越加忿怒，那女将越逞精神，复不肯歇手。却见正南路上一枝官军打着奉旨征苗旗号，如飞而来，又见正东正西都有兵马从田州、丹良两路追来。黄骧向岑浚道：“这男将没有添兵，必被擒获，不如急走为妙。”唢呐一声，领着败兵望着山坡里飞逃去了。

且道男将女将是谁？那男将便是红孩儿，这女将便是小躔。土豪领兵攻打思恩，红孩儿讨战，难儿令小躔出马，两人武艺一般，战有八十回合，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。土豪授计：小躔明日复战。战到数十回合，卖个破绽，假作慌张，落荒逃走，红孩儿不舍，紧紧追去，小躔回身再战，斗至一二十合，仍行诈败。红孩儿爱小躔武艺人物，立心要捉回去做一对相当夫妇，紧紧追赶，不肯放松。

土豪俟其追远，单留难儿接应小躔，自领大军奋勇冲击，杀散苗兵，城内兵将都要出降，只碍着红孩儿一个武艺高强；手下苗丁都是岑啞操练的精兵，俱要替土主报仇，不肯投顺，故此尚

在观望。今见苗丁一败，便自开门投降。土豪进城，秋毫无犯，思恩百姓大悦，争出牛酒犒师，登时大定。

小驢引红孩儿离城较远，放出真实本事，两把双刀风驰雨骤，没些空缝，红孩儿愈加贪爱，也使出全副本领鏖战不止。直到苗兵纷纷逃来，说思恩已破，难儿兵马又接应上来，方知中计，把要老婆的痴心丢在脑后，虚掩一枪，招呼苗兵，如飞逃走。小驢追赶不及，收马而回。红孩儿逃至一座荒山暂行扎住，打听各处消息，知道各路俱平，各峒俱失，无处投奔，只得权时落草，向村庄抢掳些粮食延着性命。这日正领兵出来，要去抄恼村庄，却遇小驢追赶岑兵，痴心复起，便奋勇前来邀截。小驢自思恩平复，因土豪得有密令越田州助战，着难儿、小驢为前队，小驢又在前哨探见岑兵逃哭，料是素臣杀败下来，故来截杀，可巧的遇着红孩儿，故复有此一场大战也。当下难儿领兵先到，骤马上前，喝退小驢，招降红孩儿，红孩儿道：“你只问手中这枪他肯降不降！”说罢一枪刺来，难儿道：“休得无礼！”把枪架去，劈面相还。难儿枪法入神，十数合后，红孩儿气喘汗流不能抵敌，难儿逼住他枪，重复招降，红孩儿道：“我与你有杀父之仇，宁死不降。”难儿道：“汝父被毒龙射死，元帅诛了毒龙，替你报仇，怎反把元帅当做仇人？况汝父从逆，死有馀辜，元帅奉王命征讨，即亲戮汝父亦不应仇怨。你看四面天兵，岂能幸免？若降了元帅，替朝廷出力，转祸为福，兼可为汝父干蛊，何苦执迷不悟，身首异处，只博得一个乱贼名目也？”红孩儿感悟道：“降是该降，还有一件私情要求将军转达。”难儿问是何事，红孩儿道：“那位女将与 I 比较诸般兵器，竟是天生一对，若肯配我为妻，便死心塌地替元帅出力。”难儿沉吟道：“这须禀元帅作主，但这女将是元帅家婢，你若求配，便须做元帅家将，可情愿呢？”红孩儿道：“元帅是个真

人，得为家将，更属万幸。”难儿见素臣兵马已到，便急趋入营禀知其事，素臣道：“红孩儿相貌是我见过的，武艺既精，我何惜一婢，为国家得爪牙之士乎！便领来见我可也。”难儿即去说知，红孩儿疾忙下马，跟随难儿入营。手下苗丁发一声喊，纷纷逃散，难儿要发兵擒捉，红孩儿道：“不须费将军兵力，待我见过元帅，去唤来投降便了。”难儿便不发兵，领进营来，伏地求降。素臣问其名姓，方知峒元姓韦，红孩儿名叫韦神。素臣道：“神字不好，可改作韦忠。”吩咐随营听令。韦忠因禀招收苗兵之事道：“他们都把老爷当作仇人，故不肯降，韦忠前去说明，自必从顺。只是韦忠初降，恐不相信。”素臣笑道：“我平生以诚心待人，宁人负我，勿我负人，你顾放心前去。”韦忠感激而去。

林士豪、袁无敌、张大勇领兵后至，参见后，士豪问破田州、丹良妙策，素臣道：“我在赤身峒带有五百苗兵，是岑猛寨下亲丁，大半与田州、丹良苗兵非亲即故。那日追剿岑兵，即选百人，令带火器麻绳分入两城之内，诈作岑咥败军，投亲避难，俟兵至城外，黑夜分头放火，乘乱吊入本家兵将，干珠带有飞卒二十人，爬山越岭如履平地，是夜本帅与干珠、锦囊、天丝、碧莲、翠莲分领并挑选矫捷兵士伏在两处城外，一俟城中火起，便纷纷爬吊而入，斩关而入，放入大军，故得成功。若但用攻打，如此坚城岂易破耶？”士豪拜伏于地道：“元帅神谋妙算，虽良平不及也。”

难儿等正在倾听，峒中探子回报：奚奇等依了将令，俟峒门烧毁，即叉入薪木，射入火器，烧得满峒通红，毒龙被烧不过，寻着簪井，望树中钻出，被神猿刺死，挂在树中，阻住去路。两日两夜，老少毒龙连合峒男女俱成灰炭。素臣蹙额，向干珠道：“毒龙周身鳞甲，刀箭不能入，只有喉下径寸逆鳞与顺鳞分界处可容寸匕，非令堂不知，非令堂亦不能制。你今先往丹良，将石城拆毁，

子女放散，粮饷发来随营给军，财帛金宝犒赏军兵，然后回赤身峒，权主峒事，俟我回朝奏闻实授。”干珠叩谢起来问：“石城修建不易，何以毁拆？”素臣道：“此岑浚私建，与田州犄角，以抗拒官兵者，十数年来受此城之累，故毁之以绝祸根。”土豪道：“元帅远虑极是，但此时田州还该令何人去镇抚，将来当改设流官，方免叛乱。”素臣道：“田州本岑猛世业，先为岑啞所夺，后为岑浚所据，还朝当奏还之，今先劳参戎去安抚，随后调岑猛来权主府事。田州四面皆苗，流官必不能治，仍须以土官治之。丹良石城既毁，则田州无险可恃，即叛服不常，亦易平矣。”土豪拜服。素臣差人连夜去调岑猛。干珠、土豪正待起身，只见探马来报：韦忠去招收苗兵，杀得大败逃归。素臣吃惊道：“岑浚、黄骧业已远窜，田州、丹良贼兵非死即逃，现留碧莲、翠莲领兵弹压，这是何处兵将？参戎及珠儿且请少留，待我亲去看来。”正是

谋从心出兼由学， 勇自天生不论年。

总评

玉儿情重之人，感念相公三年如一日，此语出诸神猿之口，奇绝，怪绝。盖玉儿与素臣曾作假夫妻，舐吮抚摩，闺房之乐已甚于画眉，神猿前知素臣开天神手，则于归之夕此段情节必不讳于姑前，而此时相见忽然感触，竟至血晕垂危，尤觉一种缠绵，尽情发露儿女之情，作者亦写得透顶。自来新娘有以闺中所私情分直贡于翁姑丈夫者乎？文至此，亦作地老天荒耳闻目见之想，虽琐事闲情不离本旨，乃为奇文，妙文。

毒龙深藏不出，藉石铁门以自卫，非火攻不得破之，然使无前次进峒一番窥探，则醋炭柴薪，竭峒中所有亦尚不足于用，

而此事必已半途而废。天生神力，又有玄阴老姥一双明珠，的非偶然。正不独兵机神速，黄马回京，足破靳监之胆也。

烧破十门之后，更用长叉推入薪木，浇灌桐油，发火箭以燃之，孽龙非投智井不得生路，而后山神猿布置周密，早定绝着。干珠告素臣止“家母自任”一语，而火攻之后炙死一法，又于收飞卒时补出，章法便不呆板。然细按情势，却已早有成算，并非随时生发。行军之秘与行文之妙，两得之矣。

岑浚来救孽龙，素臣虽神岂能逆料？乃燔洞之役，定计火攻，醋炭柴薪陆续运齐，不必全兵已足制毒龙之命，而抵御岑兵，遂觉好整以暇，一战而败，退保田州，已非浚之初意，乃大兵踵至，连夜薄城，一若官兵间攻孽龙，而正着反在田州，则用兵之神化，无人而能测之矣。区区逆浚，徒自取死，可悲也夫！

兵至田州，扎营已定，不速围攻，而大开营门，学诸葛公弹琴扫地故智，以司马孟达待之，独高视岑浚也。至于越看越怒，直欲挥兵掩杀，则浚之伎俩毕见。酒壶一掷，信爆齐轰，一战成功，夫复何疑？

千军万马之中有许多美妇、男女小孩，忽而戏耍，忽而厮杀，文章之艳丽极矣。不意更有红孩儿、小驢一段胡闹，牵惹这班惊魂略定之人。至于勒马山坡，看而喝采。有此趣事，乃成妙文。会家不难，岂数“盲左丽，龟射麋”之闲暇哉？

红孩儿之降，为小驢也，小驢不降之，而难兵降之，文亦错综极矣。惟以难儿而为小驢收一快婿，上前喝退，亲自招降。红孩儿见色贪生，得无猝遇难儿，亦如与小驢一般兜搭，则真有难乎为情者，岂难儿面色未改，临阵挥枪，直如莽张飞之可怕，故口口将军，不敢有一字相戏耳。

第一百四回 假班师分兵入峡 真救驾匹马归朝

素臣出营看时，见韦忠领着苗丁没命跑来，后面追杀的却是虎儿。素臣骇异，大笑进营。韦忠跑至营前，勒住马匹。虎儿见韦忠勒马营前，才知道自家兵将，各跳下马，入营参见。素臣道：“你们怎不问明白，自相厮杀？”韦忠道：“撞着这位小将直杀上来，韦忠问他名姓，何处兵将，他说砍掉你驴头再合你说。韦忠性莽，本待交手，却怕是爷的人，虚刺一枪便不敢还兵，只望营里跑来，并没有厮杀的事。”素臣方始明白，问虎儿道：“你既砍掉他头，又向谁说话？还是从前不问缘由动手就打的性儿。他若与你一般莽性，放手杀伤，岂不误事？以后切不可如此。”虎儿道：“我见是苗丁，才与他厮杀，不知道却是自家人，以后不敢了。”

须臾，云北亦至，素臣才打发干珠两将分路而去，问着降苗，知岑浚、黄骥都投往大藤峡，因唤过奚勤、韦忠，吩咐如此如此，挑选亲信苗丁十余人，饱餐酒食，连夜去了。复令难儿、虎儿，各与一丸易容丸，变了面色，令其姊弟称呼，假作乞丐难人，混入峡中，潜赴山后，授与密计，随后而去。传令休兵三日，择于二十四日班师，分写书檄，差人赴各峒，饬知善后事宜，及班师日期，并移檄知照府县营兵。至于赤身峒，暂请神猿镇抚，令奚奇等撤兵回营；虎弥峒仍着松纹夫妇镇守，令张顺至象州候令。

次日，碧莲、翠莲回营缴令，碧莲献上思恩、向武、龙州三颗印信，禀道：“赵源妻岑氏并岑浚妻一口、妾十口、子二名、媳二口，俱遵令监俟岑猛到门，支給收管；韦祖铤首级已号令城门；粮

饷现运一半至营。”翠莲禀道：“干将军已把石门拆动，粮饷扣下，一半作工匠口粮、工费，其余都解在外。岑浚积年所掳人口，现在访传亲属给领。财宝无算，尽数解来，听爷给赏。”素臣令军政官登簿查收。二十三日日中，奚奇等到营缴令，禀知赤身峒已交代神猿，民心大定。傍晚，土豪到营缴令，禀知岑猛已到，交代明白。干珠到营缴令，禀知石城已毁，子女均已结亲，馀存粮饷分散百姓，欢声动地，都愿恩父长生不老。素臣令把财物珠宝扣出东阿山庄运送粮草价值偿还之外，馀下搭配起来，按着将士数目均匀放赏。难儿已差出去的，存留在营；干珠已管赤身峒事业，不复给赏，其余俱各均沾。将士们见主将丝毫不取，全数给赏他们，欢声如雷。

次日五更，令干珠回峒候旨，并授密计，与开星参酌而行。密令奚奇、叶豪、袁无敌、张大勇、李全忠、叶世雄、元彪、宦应龙分领东兵五百、苗兵五百，俱扮作药材客人，多雇江船，装载一半粮草并军器衣甲等物，陆续赴象州进发，候我船到发令，在船赶做草色衣甲二十三副、马甲一副，不得迟误。令土豪、韦杰为前队，自己领锦囊、天丝、小躔、碧莲、翠莲为中军，云北、易彦为合后，分率桂林、苍梧、右江等兵将并新降苗将奏凯而回。行至庆远，吉于公、马成龙、马成虎接见；行至柳州，华如虎、华如蛟接见，俱着随营候令。

右江道马文升禀见，称颂道：“自八月十七日接见元帅，不过月馀，即收复三府十五峒，削除大难，更平田州土逆，去数十年蟠结之大患。何道而能致此？众议纷纭，俱说元帅道法通神，到处驱役，变化不测。本道咕哔小儒，拘墟之见未能窥测，伏祈明示。”素臣大笑道：“弟非鬼物，何吾兄亦以为疑？”因把设谋定计约略言之，因附耳说道：“岑浚现逃浔州，投奔大狗，弟已差心腹

密赴象州，复遣细作入峡内应，沿途露布，只说逆苗已平，放散兵卒回京复旨。吾兄可向各官弁宣明此意，送弟入城，弟至前途令士豪先行，私赴象州本兵破敌。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则大狗、岑浚俱可擒也。但恐愚民无知，又指为鬼物耳。”文升大喜道：“侯、岑二酋长为粤西世患，皆本道所属，而力不能制，徒忧心如醉而已，若得并除藤贼，何幸如之？但此贼所据者地险而不绝，力山府江巢穴不一，党类极多，辗转藏匿，搜剔匪易，冬寒将届，仓廩空虚，府镇俱受靳宦指使，专心掣肘，衣粮二字尚须熟筹耳。”素臣道：“浔州天时暑热，十月尚如中秋，弟破贼之期大约不出旬日，寒衣尚可无虑。至粮饷，则未至田州以前，皆出弟已资，既出田州以后，皆资于贼。田州、丹良两处之粮，除敷食用外尚有一半，现运至此，烦吾兄归足各属，常平馀存，为赈粢之用可也。”文升出位，拜伏于地道：“元帅荡平大敌，功成反掌，已非思虑所及，而不费帑项、不劳官司，使百姓无供亿之烦而有赈粢之利，则尤属旷古所无。文升自负，向拟师事元帅，友事三原、浮梁、华容诸君子，今恐执扫除之役亦不堪矣。”素臣惶恐谦谢，向士豪讨过粮册，递与文升道：“可与三原分颁之。”又嘱文升速委官去守庆远，文升应诺拜受，即传知各衙门：文元帅凯旋进京，明日公席饯送。

素臣次日辞别各官，将两道兵留下，行至前途，密令士豪：“领兵前赴桂林，将桂兵亦尽数留下，止带降卒数百，打我旗号，假作进京复命，至湖广界上驻扎，候我破敌回来，并将降卒放散，止率尔兵回京。”令云北在中军假作本帅，一切员禀俱以病辞谢，不可泄漏。是夜深更，即与锦囊、天丝、小躉、碧莲、翠莲、成龙、成虎、如虎、如蛟、韦杰、易彦，领着二十个飞卒，改装出营，前赴象州。二十八日，到船与诸将相会，张顺亦来叩见。候至天黑，令诸将抄向山南：“奚奇率如蛟、如虎，领兵一百名攻古营；叶豪

率马成龙、成虎，领兵一百五十名攻林峒；李全忠、叶世雄、韦杰领兵一百五十名攻沙田；锦囊、天丝、小驢领兵一百五十名攻石门；袁无敌、易彦领兵一百名运粮接应。衔枚疾走，天明俱要赶到。贼所恃者峡中高处，可见数百里，官兵虚实一目了然，得以预备。今闻我已班师，放散兵卒，必不准备，卒然见我兵一时聚集，必骸然惶惑，不敢出战，惟以死守为主。藤峡满山皆藤，纠葛处俱积巨石，官兵欲上即割藤下石，俱被压死，复发毒弩药镖，中者立毙，必须如此，方得成功，切记，切记。”复令元彪、宦应龙，领二百名兵往力山埋伏，张顺张大勇领一百名兵，内选数十名善泅者，用原船装至府江埋伏，俱授与密计。

素臣自领碧莲、翠莲及飞卒二十人，各穿草衣，黄马背上扎缚旗帜，罩以草甲，由山北径至仙人关来。是夜五更，已至山足，自山足至关俱悬崖陡壁，素臣俱于树草中攀藤附葛而上，夜里尽力趲行，日间藏伏草中，窥伺各处无人，侦探乘便而行，如此一日一夜，已离关不过五里。于二更到关，见关上寂然无声，取出明珠来四面照耀，不一会见关内林木之上飘起白绢号带，素臣等绕至号带，边城上挂下长绳，素臣挽着飞身先上，碧莲等接手俱上，难儿、虎儿接着在前引路，把守关将士从睡梦中割下首级，连痛也叫不出声。有逃出来，碧莲等在外截住，不留一个。开了关门，放入黄马，齐奔九层崖来。崖上有百馀军兵俱在堡房睡熟，堵门杀入，愿降的便把绳捆缚，不及降者便都杀掉。将马背旗帜解下，捆的僇丁都扛出，在崖留下十名飞卒守住，令其瞭望，俟山南军交战及我等已至峒后攻打，即于崖上遍插旗帜，令降僇尽力呐喊，如不肯呐喊即时砍杀。尔等十人各就崖上钲鼓用力锤击，以助声势。飞卒令毕，即率碧莲、难儿等下崖，望峒后杀来。素臣等至山足时，奚奇等已至峡，一路虽有零星营寨，并无兵卒，直